

手捧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(下称《流动》),封套上印着的一行字目可及:“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撰写长篇序文,给予郑重推介,并指出:‘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著作,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。’”坦白地说,对于时下颇为流行的腰封推荐语,就阅读心理而言,多半保持适度的距离,而此次却有所不同。数年前,《台港文学选刊》选登了此书中的多篇文章。当时,作为最初的读者之一,即不禁为潘先生所描述的“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”所深深打动。如今读完全书,仿佛穿越漫长曲折的时空隧道,展开一次难忘的心灵之旅,抚今追昔,深长吁了一口气。为那沧桑感,为那真切感,为那温润感……

## 名家之沧桑感

《流动》全书计收文76篇,含序及前言。所涉名家为35人:艾青、冰心、叶圣陶、茅盾、俞平洋、巴金、钱锺书、萧红、端木蕻良、萧军、骆宾基、吴祖光、新凤霞、汪曾祺、王辛笛、杜运燮、卞之琳、蔡其矫、臧克家、赵清阁、老舍、胡絜青、顾城、萧乾、夏志清、曹禺、柯灵、秦牧、沈从文、丁玲、张贤亮、郭风、何为、茹志鹃、金庸。

写下这些名字,仿若遥望夜空,群星闪耀。名单中,不少先行者为19世纪生人,个别后来人乃共和国青年,时间跨度在一个甲子以上,但绝大部分已在近四十年间先后作古,在文坛上成为历史人物。他们构成现代中国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,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。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,已作为文学经典,进入史志,走进课堂,成了无数读者爱不释手的案头图书。名家们的人生历程和创作生涯,凝聚为活生生的历史经验,启迪今人,昭示未来。

《流动》一书写巴金,有四篇文章,《说真话的巴金》《愤慨不平的巴金》《巴金谈诺贝尔文学奖》《夸父战士式的风范》。著者选择了一个“小切口”,即“说真话”,凸显了晚年巴金为文为人的显著特征。避免面面俱到,大而无当。看似小切口,实质上体现了“大特点”。这些文章,中心紧紧围绕巴金晚年呕心沥血之作《随想录》。著者介绍,五卷本《随想录》始于1978年,完成于1986年,耗费心力交瘁的八年。巴金自称,《随想录》不少篇章是在病榻中用颤抖的手艰难运笔,“每页满是血迹,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”。著者说,巴金把笔当作手术刀,进行深刻的自剖,毫无保留地刺向自己,挑开累累的伤疤,令人在伤痛中彻悟,允称“讲真话的书”。金庸读后感,巴金写出了“这部内地作家金声、惊天动地的《随想录》”“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幸事”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激赏巴金《随想录》“树立了一个永恒的



# 弥足珍贵:为时代变革存照

——读潘耀明新著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

□杨际岚

典范——在时代的潮流中,作家、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,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”。

《流动》刻画名家,类似“小切口”还有不少。即如写钱锺书也有四篇,“小切口”则是幽默。著者于《钱锺书的妙喻与幽默》引述了钱先生在讲话中的许多妙语,此处转录一二。

在谈到他的代表作《围城》时,他说道:“代表?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?又不是‘人大代表’的代表(笑),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,你说是吗?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,要说代表,只能说代表那个时候的水平,那个时候的看法。……天下最快乐的是‘假如’,最伤心的也是‘假如’(笑)……”

在说到写文章时,他说:“有一位叫莱翁·法格的法国作家,他曾讲过一句话,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。他说,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,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,还是难上手的?这是一个诙谐的比喻。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,还是瞧不起她的。这是常人的心理,也是写作人的心理,他们一般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,而是喜欢从难处着手。”

著者称,钱锺书先生深谙幽默之道,偶尔也含有谐谑成分,其中也有笑中带泪的,《流动》所涉名家,居多生于清末民初,历尽忧患,饱经风霜。他们的人生,折射了云卷云舒,潮起潮落。

## 手迹之真切感

多年前,潘耀明先生此书十多篇文章,《台港文学选刊》先行予以介绍,展示的名家手迹深深打动人心。这次翻阅《流动》,看到更多的书信、照片和字画,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40多年来,潘耀明与内地以及海外众多名家不间断地来往交流,积累了大量书信。巴金的信札有十三封之多。“他晚年身体不大好,字体很小,却很清晰。”“重温这些信札,令人对他崇高的人格,肃然起敬”。俞平洋先生的信札共有27封,都是在80岁以后亲笔写的。潘耀明还收有萧乾信件数十封,信札牵涉的内容十分广泛,包括他的书稿、生活、近况等。潘耀明1982年第一次赴美国,“萧乾怕我人生路不熟,给我写了六七封推荐信,以便我沿途可以有人照应。譬如西岸的陈若莘、庄因,东岸芝加哥有许达然、非马,纽约的有於梨华、董鼎山,波士顿有刘年玲……”持着推荐信,潘耀明遂站与相关人士联系,都受到热情接待,甚至解决住

宿的问题。潘感叹:“对一个晚辈文人,萧乾竟然那么倾心提携,可见他仁者风范和恢宏气度。”萧乾与夫人文洁若每年都寄来贺年卡。书上选登了一封,清晰地写着:“祝你们全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快乐更幸福。编辑之余,不忘写作。”不仅是祝福,而且还加上“编辑之余,不忘写作”。长者的慈爱与期望,溢于言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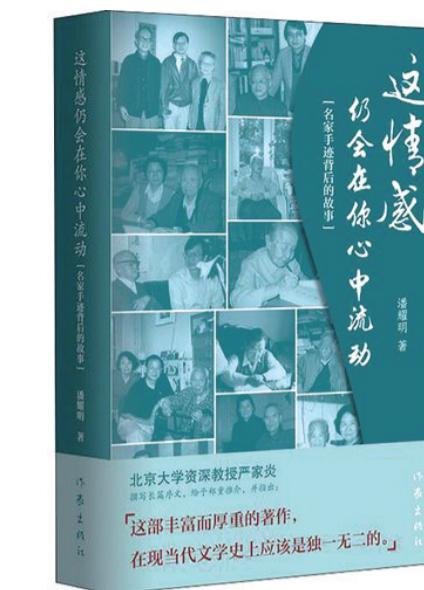
1981年,潘耀明第一次拜访冰心。得知潘耀明是福建老乡,冰心格外高兴,特地写了张小楷给他。淡雅的信笺上写了四句话:“海波不住地问着岩石,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;然而它这沉默,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。”眷写的正是她的代表作《繁星·春水》中的诗句,含蓄隽永,富于哲理。与艾青的交往,也有着类似的佳话。1978年夏天,潘耀明作为香港出版界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。潘耀明持着聂华苓所给的地址私访艾青。艾青特地为他眷抄了写于50年前的诗作《我爱这土地》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那些诗句脍炙人口。两年后,艾青又特地写了一帧条幅相赠:“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,太阳向我滚来。”诗句摘录自艾青写于40年代的长诗《向太阳》。寄寓了对于土地的深情、对于历史的沉思。

潘耀明先生收藏了不少类似的名家墨宝。如俞平洋的书法别有风格。有一回,听说潘耀明要搬新居,特地写了一对联志贺:“既醉情拈杯酒绿/迟归喜遇碗灯红。”潘搬了几次家,这对联一直悬挂在客厅。每次归家读到这对联,都让他感到雅言的温煦。

见字如面。诸如书信、日记、札记,乃至便条、留言等生活类墨宝,对联、条幅等墨宝,真切地呈现名家的多面样貌。披阅《流动》,欣赏琳琅满目的名家手迹,犹如走近无数心仪已久的杰出作家、学者,如闻其声,如晤其人,可感可触,可钦可敬。

## 背后故事之温润感

本书名曰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,副题为“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”。严家炎教授于序言中写道,正是这情感,支撑着潘耀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时间、精力和心血,成就了与老一辈作家学者们最难能可贵的隔代情谊。同时,序言又强调,既然是知音,就要有共同语言,就要有令大师们觉得有话可说、有信可写的丰厚的知识和学养。情感,友谊,知识,学养,这些通过一件件生动的故事,生



活化、个性化地,鲜活而又细腻地呈现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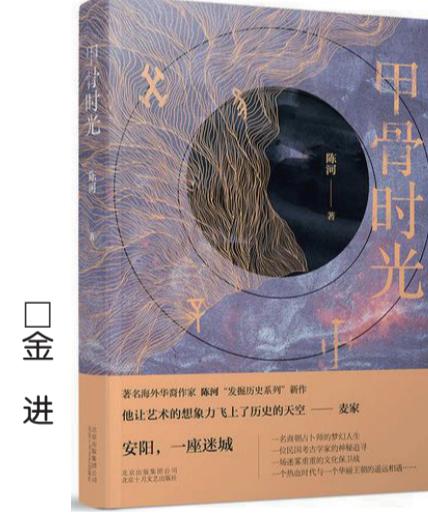
书中,《与吴祖光搭伙之谊》一文将两位忘年交刻画得生灵活现。1983年秋,潘耀明与吴祖光、茹志鹃、王安忆、陈映真、七等生为同一届的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的华人作家。潘耀明与吴祖光是毗邻,共享一个厨房。两人分工合作,吴去超市买菜,潘则负责煮饭。吴慷慨大方,每趟到超市,都购买了大包小包的蔬菜、肉类,应有尽有。潘则施展浑身解数,每顿饭都做出二菜一汤或三菜一汤。当时,潘还在爱荷华大学兼修语言课,中午来不及返回寓所,他便每天晚上,除了做当天的晚饭,还给吴多做一份翌天的午饭。聂华苓和夫婿保罗·安格尔定期举行会餐。潘耀明与吴祖光每次都捎上两三个菜,比如闽南炒米粉、豉油鸡或加上卤水蛋、卤肉。两人如家人般相处三个月。吴祖光满意极了,逢人便称赞,临别还题赠了一首“报恩诗”,诗云“不屈为至贵,最富是清贫”。典出隋朝王通的名句:“不辱于人谓之贵,不取于人谓之富。”并附题记:“彦火兄有同居寄食之雅,相逢国诚三生之幸。因以报恩之诗报之。”此番爱荷华相聚,开启了潘耀明与吴祖光、新凤霞夫妇的交往之旅。在著者笔下,宛如看到了现代版《牛郎织女》,还看到了他们的坎坷人生,他们的卓越才华。常言道: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”学术界曾流

传着这样的说法,钱锺书先生专注于做学问,不接受访问。潘耀明于1981年在翻译家冯亦代的引见下,拜访了钱锺书。潘打破了惯例,携带录音机,正儿八经地把钱的谈话录了下来,后来整理成访问记。那次访问,钱谈笑风生,妙语如珠。访问记曾给钱锺书过目,钱在复信中道:“那篇录音,在你是弦上之箭,喉头之疾,势在必发,志在必吐。只能认识必然性以享受自由了。”欣然表示了认可。钱先生向潘耀明敞开了家门,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;尚有不少书信往来,不止一次赠送墨宝;并让潘拍了好几张照片,其中一张还有极少与外人合影的杨绛先生。潘十分感慨:“钱先生虽然学问渊博如汪洋大海,但对后学从来不居高临下,也不假于辞色,而是循循善诱,嘉勉有加,还不惮其烦地为后学排难解纷,令后学如沐春风,如沾雨露,终生受益。”

《流动》一书压轴文章为《手迹之外一章:我与金庸》。著者于文末饱含深情地表示,“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、老板、忘年交,也是我之获益良多的老师”。潘耀明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《明报月刊》。那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当时,金庸是《明报》董事长。某一天,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潘耀明,让潘到他办公室。金庸先生让潘坐下稍候片刻,自己到书桌伏案写东西。大约过了半刻钟,金庸递了一份刚誊写好、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潘。潘粗略浏览后,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。“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,而且出自大家之手,岂能不为之动容!”我仔细辨识书上印刊的聘书内容,开首写着,“兹聘请潘耀明先生担任明报杂志有限公司、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兼总经理,负责该月刊之编辑、印行、推销等一切业务。”总而言之,负总责!第一天上班,例必向金庸先生报到,希望就办刊点指示,意外的是,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你瞧着办吧!”潘征询办此刊有何特殊考虑,他回答得简洁:“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。”换言之,打造一块文化品牌。后来,金庸因故卖了《明报》,但两人深厚情谊一直延续。《流动》选登了多幅金庸手迹,如“看破,放下,自在/人我之心、得失心、毁誉心、宠辱心,皆似过眼云烟,轻轻放下可也”,又如“昔日明报共挥汗/今成好友诚难能”,再如“明报共事十余年/耀明两字不虚言”,题首亲切地称潘为“吾兄”“好友”,这“忘年交”真个“不虚言”。

潘耀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长达50多年。尤其是40多年来,他处于中外文化交汇点上,乘改革开放东风,于文学创作、编辑出版、文学社团、国际文化与文学交流等诸多领域付出巨大辛劳,作出独特贡献。此次,作家出版社印行潘耀明新著,为现当代文学史佐证,为时代变革存照,意义非凡,弥足珍贵。

## 民国乱世与古今通灵



的全力代表。而帮他收集几百箱中国文物的,是犹太教徒李佑樘。怀特认为中国处于动荡之中,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正在消亡,如果不介入去获取,很可能消失,这些文明的遗留物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,我们要保护它们,将它们收藏起来。

这四股考古势力中,最具破坏力的是日本特务青木泽雄,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,被日本京都博物馆特聘去中国中原和西部地区收集历史文物。而这一计划不仅出自京都博物馆,也是日本国的国家计划。日本陆军司令部在中国东北地区专门有一个机构领导这个工作。他勾结当地的中国商人和土匪,大举发掘殷墟历史遗存。

除了围绕河南安阳殷墟被外国人盗卖偷窃之外,青木泽雄参与的云冈石窟考察、怀特主教盗取的山西侯马县的隋代香樟木雕佛像和三折画、中央田野考古队的夜间作业、袁林风雨亭的杨梅二人的密会,更重要的是,还有被各方势力的巨网所笼罩的安阳,官商勾结(警察局长朱柏青)、中央在省政府政令不通(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)、地方各方势力勾结(地主、店铺老板、土匪等等),营造出围绕殷墟考古的安阳地区人欲横流、尔虞我诈的末世感。

在这次杨鸣条受命于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在傅斯年的支持下,组织人类学研究的李济、梁思永、夏鼐、石璋如、李春昱、赵芝庭、王湘、胡厚宣、魏善臣、吴定良等多位专家,准备大规模发掘安阳殷墟,除了这支中国官方的考古团队,多重政治势力也都介入了殷墟考古。

在这次杨鸣条受命于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在傅斯年的支持下,组织人类学研究的李济、梁思永、夏鼐、石璋如、李春昱、赵芝庭、王湘、胡厚宣、魏善臣、吴定良等多位专家,准备大规模发掘安阳殷墟,除了这支中国官方的考古团队,多重政治势力也都介入了殷墟考古。

日本特务青木泽雄串通盛太行东家周敬轩,勾结土匪头子吴二麻、绑架小屯村地主张学献,目的是开挖张家的土地,侯家庄的侯新文就是在张家土地上开地挖古董的工人。

加拿大牧师明义士拥有五万多片甲骨。他擅长河南方言,1917年出版《殷虚卜辞》一书,上列两千多片甲骨拓片,是第一个发现安阳是甲骨文出土地的外国人。但明义士坚决反对将甲骨片上交给怀特主教,他认为这些甲骨片是中国的,不应该被偷盗到加拿大。

河南教区的主教怀特1897年来中国,他的特别身份是专门为加拿大皇家博物馆收集东方文物

发表论文,声称在中国的甲骨文里面找到了上帝,提出上帝在西方的基督教之前就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存在的观点。足见西方人对殷墟的兴趣之浓重。

在小说中,蓝保光的患麻风病的母亲,是个会做法术的萨满教巫师,在她得麻风病之前,是方圆百里最好看的女人,也是最有名的女巫师。“那个时候她整年都在路上给人家驱魔祈福,她举着羽毛的项圈,打着瓦缶一直在大路上跳舞。”这些描写跟小说中帝辛梦中所梦,后被祭祀贞人所得和交好的宛丘巫舞女的描写很相似,她的身体几乎是赤裸的,在下体和乳房之上有羽毛遮挡着,她的头发上有很多鲜花。她的左手拿着一个会摇响的瓦缶,右手拿着孔雀毛做成的舞具。她沿着大路走来,在每个房子的前面跳舞,敲击着瓦缶,挥舞着羽毛舞具,扭动着身躯。”小说中大犬与宛丘巫女一别,一直到1936年6月杨鸣条他们运送甲骨去南京,路过宛丘的时候:“杨鸣条突然想起了什么,站起来往车厢里面走。他想起的是,大犬第一次见到宛丘巫女的地方就是在火车经过的这一带平原。他掀起了遮盖着甲骨球的帆布一看,看到俯身在甲骨球上面的那具只有一只手的尸骸骨消失了。他赶紧跑到了车厢门那里,看见刚才从车厢里走出来的是黑衣人还在远方的田野上,正向着那无边无际的原野走去。”

小说中有着另一篇小说,就是杨鸣条在《太阳月刊》发表的连载小说《贞人大犬》,这篇连载小说中重构的是商朝末年的历史图景,我们熟知的在传统史学叙述中,帝辛沉湎酒色、穷兵黩武、重刑厚敛、拒谏饰非,还有相关典故酒池肉林、炮烙之刑、牝鸡司晨等等,在《甲骨时光》中都已被解构了,几乎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构了商朝末年商纣王、周文王的人物信息。陈河更多地是站在顾颉刚、傅乐成和郭沫若等人的角度,认为根据帝辛时的甲骨文资料,“纣时的制作、田猎、征伐、祭祀,莫不整齐严肃”,或许是英明之主,而最终的败亡则可能与争战过度及本人衰老有关。郭沫若也说:“武王克殷实侥幸,万恶朝宗集纣躬。”并呼吁道:“殷辛之名当恢复,殷辛之冤当解除。”认为《史记》和《封神榜》将帝辛纣王贬斥和妖魔化了,这些新的角度让陈河在描写帝辛的时候,更多的是从部落氏族统治制度出发,不杀姬昌是为了得到祭祀所需的每月三百人的活人牲祭品;一路巡视是为了征服东夷民族;相信巫术重用大犬,殷商国王任何重大举措,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,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祭祀上,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投资,会得到最好的回报……等等。这个故事被蓝保光的巫师母亲复述,这一刻,历史与现实交融。杨鸣条就是大犬、巫师母亲就是宛丘巫女、大犬与宛丘巫女在这一刻跨越三千年。

陈河的《甲骨时光》确实能够在正史和野史中游刃有余,其艺术想象力和故事叙述能力是惊人的。不过当看到周昌(文王姬昌)和吕尚(姜子牙)在羑里,一个是“脸上多是献媚的微笑”“模样像是个精明的马贩子”;一个是侥幸逃脱的羌人奴隶,想借周昌之手为家族复仇,一改“周文王”“姜子牙”的明君贤相的形象,有点过了。小说中周文王姬昌、周武王姬发、周公旦被称为“周昌”“周发”“周旦”,感觉作者有意为之,反而不美。这可能也是以文学驾驭历史的写作中,过于投入、用力过度的后果。

## 古今通灵的对话

如果说小说中的社会背景、政治纷争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国将不国的乱世的话,那么《甲骨时光》中古今人物的通灵又是另外一个特点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鸣条/梅冰枝与大犬/巫女之间的互文性书写,在古与今、历史与现实之间关联着整部小说,尽显着陈河在文学上让人钦佩的艺术水平。正如小说中明义士与杨鸣条的对话一样“我觉得你这个小说和你的研究文章一样有意思。故事有时比理论更有力量,《圣经》都是一篇篇故事构成的,我跟着你所创造的贞人大犬的神秘直觉向前走,你一定会找到你想得到的东西。”这段对话充满着宗教意味。而作为基督徒的明义士,有感于“差不多在相当的时期,流浪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祭祀也用大量的牛做牺牲祭祀,屠宰业也有非常大的规模”,并

痴弦在华文文学诗坛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这种泰斗级开创性的诗坛老一代,在当下已经是极其珍稀宝贵的了。其实,他才大我两岁,可我总以为,他是我的老前辈,每每见到他,总有些诚惶诚恐、谦恭不敏。总能感受到一种威严,一种慈祥。我深深地敬重他!

他在青春华年就已成名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他的《诗抄》《深渊》《盐》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坛的历史地位。他是研究戏剧出身的,曾饰演过《孙中山传》中的孙中山,名噪一时,连演70场不衰,他那时的诗作也富有戏剧色彩,往往会有情节,情韵委婉悠长。他讲究思想深,感情真,技巧新,淳朴而充满浓郁的乡情,厚重而流淌着无尽的沧桑。他有独特的创作风格,民谣写实与心灵探索相结合。他主张革故鼎新,摆脱本位的积习禁锢,从旧有的城府中大步地走出来,“走向西方,回归东方。”在他后期的创作中,更加重视诗歌的社会意义,在他《现代诗的省思——当代中国新文学系导言》中,宣示了他的诗歌观:“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,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,唯一的应行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,在技巧上(有时也可以在精神)做横的移植。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,然后重新出发……把现代中国人表现感情的、思维的、生活的、哲学的、道德的方式传达出来。”请读一段他的诗歌吧,《我的灵魂》写到:“我的灵魂,如今已倦游希腊,必须回家。君不见,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。我听见,我的民族,我的辉煌的民族,在远地喊我呀。”黑龙江的浪花在喊我,珠江的藻草在喊我,黄山的古钟在喊我,西蜀栈道的小毛驴在喊我呀!”他是当时台湾现代诗派的一面旗帜,大胆学习西方,勇于创新变革,但不忘先祖,怀乡思亲,对祖国爱得真切深沉。

1966年,他作了一个决策,重点转向了文学编辑和研究。他与洛夫、张默创立了创世纪诗社。他主编了《创世纪》《联合报》副刊和《幼师文艺》《幼师学志》等刊物。他选择了做伯乐,做园丁。他并不以为这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,他说这是事业,甚至是伟业。不少作家、读者得到过他的帮助、指教、提携、恩泽。他坚持来稿必复,一定不要埋没了人才,他尊重作者,平等对待,耐心辅导。就像席慕蓉、宇秀等也都得到过他真心诚意的帮助。他可谓恩泽于内,泽披于外。

“人生朝露,艺术千秋,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,对我来说,大概只有诗了。”诗歌曾使他成为了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的现代派诗人,也是诗歌,现在叫他成长为了一位仙风道骨、道貌岸然的伟大诗圣。他说,“诗是信仰,如同宗教家殉